

中庸直道

忠恕學院經典小組 整編

(接240期)

前賢在課堂上坐立難安，因為找不到答案，怕被叫起來會出醜，眼看著下課的時間快到了，心中暗喜沒被點到，誰知才一動念，就被叫起來作答。他說：「弟子沉思了三天，若是別人趕我入陷阱，到今天仍未發生，所以也沒什麼好避的，若是自己趕自己入陷阱，不但沒有這種事，更沒有這種心，實在百思不得其解。」

活佛說：「前三天沒有，今天有沒有？」他說：「今天跟昨天一樣，還是沒有。」「那你中午可曾動怒？」「有」「好，那你把經過詳述一番。」這位前賢就細說從頭。

活佛問：「你趕人家走，這方式合理嗎？」他說：「不合理。」活佛說：「不合理的事，就已埋下了災禍的因。」這時前賢才恍然大悟的回答：「弟子已納罟獲陷阱之中了。」活佛說：「誰趕你下去的？」前賢傷心的回答：「都是那店小二。」活佛說：「那誰趕走店小二呢？」前賢這時才完全瞭解，連忙向活佛懺悔道：「是弟子趕的，原來還是我自己趕自己掉下陷阱中而不知迴避，活佛的意思，弟子完全瞭解了。」活佛並告訴他，店小二那敢如此頂撞，都是祂在暗中安排，好讓前賢能改毛病、去脾氣，如此才能好好修道。

「中庸之道」不容易修，更不好守，必須有真智慧和勇氣，才能突破困境。更要抱著感恩的心，學會轉念，遇到考驗時，要將心念轉向光明面、積極面，如此才能順利過關，所以會感恩、會轉念的人，才可以說一聲「予知」，因為他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

第八章 一回之為人

【經文】

子曰：「回之為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矣。」

【註解】

①回—顏回字子淵，稱顏淵，春秋魯國人，是孔子的弟子當中第一賢人，敏而好學，問一知十，不遷怒、不貳過；貧居陋巷，一簞食一瓢飲，而不改其

樂，最為孔子所稱讚，後世尊為復聖。②拳拳—謹慎奉持、堅定固守。③服膺—勞記在心。④弗失之一—不放棄原則、不棄理想。

【語譯】

孔子說：「顏回的做人，能夠依循中庸的道理，得到一善，就能謹慎奉持，堅定固守而不敢將它失掉。」

【記要】

這一章是孔子在描述顏回，他能將「中庸之道」落實在日用平常間，起心動念，行為作為，中規中矩，不昧良心，所以孔子將「一善」傳給他。「一」指的就是「道」，「善」指的就是明師指點的「至善地」。也就是孔子將道傳給他，之後還立他為心法傳承的祖師。而顏回求了道，便當下開悟，明心見性，誠心抱守，實心懺悔，謹慎修持，不敢將「道」遺失了。

顏回就是顏淵，他不但是孔子最優秀的學生，也被後人尊為「復聖」，榮登「孔門四配」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他也是道統傳承中和曾子並列為前東方第十六代祖師。在陳蔡絕糧的考驗中，孔子已經十分明白，顏回就是繼承心法傳承唯一人選，之後並將祖位傳給他，可惜顏回不幸早死，孔子哭得非常傷心，還嚷著，「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顏回死的時候，孔子已經七十一歲了。在二年前，孔子的唯一兒子孔鯉也死了，但孔子並沒有哭得如此傷心，因此有人質疑，為什麼學生死了，反比兒子死了來得悲傷呢？已在修道的學長們應可瞭解：因為兒子傳承的是「香火」，雖然孔鯉死了，但他已生下孔伋，如此孔家的香火已不會斷絕，對列祖列宗已可以交待。

但顏回接的是「慧命」的傳承，好不容易在三千弟子中挑出這麼一位可繼承祖位的好學生，沒想到他竟然先走一步，叫孔子如何再找出理想的接棒人呢？祖師位沒人可接，如何回天繳旨？因為自己的壽元已快圓滿，所以他老人家才又哭又叫：「老天啊，您害死我啊，老天啊，您害死我啊！」當然上天慈悲撥轉，總算在短時間內又找到了以「孝」聞名的曾子，慧命有了接續，孔子也就在七十三歲那年歸空。

顏回能承接祖位，是上天巧妙的安排，更為白陽期立下一個好標杆。雖然他不是帝王將相，雖然他一貧如洗，但卻是一位德性豐美的修行人，所以不但能求道更登上了祖位。這樣的示現，正好激勵白陽的修士，只要有意願，就有求道的機會，只要真

修實煉，一定可以修成正果，因為顏回夫子已為我們立下最好的榜樣。

第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

【經文】

子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！」

【註解】

①均—平治、分讓、分開。②辭—丟掉不要、離別。③蹈—腳踏過去；意指不畏死、把生命看的很平常。

【語譯】

孔子說：「像天下國家這麼大，都可以治理好，官位和俸祿也可以辭掉，鋒利的刀子可以往上踩，但『中庸之道』卻是不容易做得到啊！」

這一章是孔子在感嘆「中庸之道」不易明也不易行，若不是德性圓滿，三達德—知、仁、勇俱全，恐怕是行不通的。

【記要】

孔子是一代宗師，他德性圓滿，三達德具全，他當上魯國的宰相才三個月，就將魯國治理得非常好，史上稱贊他的治績是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」，所以他肯定「國家可均」，均就是治好，因為他曾作到過，他以「仁」存心，行仁政，所以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，國家才能在短短三個月內就治理好了，所以孔子具有「大仁」之德。

齊國送來了八十位能歌善舞的美麗姑娘，害得魯君三天不早朝。孔子知道，這是該走的時候了，所以他辭官去周遊列國，宰相的官位夠尊貴吧！俸祿應該也十分可觀，但無法推行政令時，只好選擇離開，以免遺留「尸位素餐」的譏諷，這就是「爵祿可辭」。能明白何時該走，又該怎麼走，這就需要有大智慧來判斷，而孔子曾經有過這種經驗，所以他有「大知」之德。

孔子爲了實現他的理想，風塵僕僕，周遊列國，講道德，說仁義，盼望當政的人能以仁治國，卻得不到正面的回應，反而遭到諸多羞辱，像「削跡伐檀」、「陳蔡絕糧」，還差點斷送寶貴的生命，但他不但不怨天不尤人，依然懷抱著悲天憫人的心，愈挫愈奮，這不就像赤腳踩在鋒利的刀子上嗎？如果不是具「大勇」的人，作得

到嗎？

孔子是聖人，他早已恢復光明的本性，三達德他已具足，所以這三樣一般人都作不到的事，他卻能輕易完成。但一般衆生，仍然本性迷昧，就算已在修道仍脫不了「我執我見」，不能真修實煉，「中庸之道」連一個月都守不住，又如何能修成正果呢？所以孔子才感嘆的說：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第十章—子路問強

【經文】

子路問「強」。子曰：「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；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；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！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」

【註解】

①子路—姓仲名由，字子路、或季路，春秋時代魯國山東卞人，孔子弟子中年紀最年長的一位，少孔子九歲，性好勇，事親孝。②抑而—還是，暗指你本身之意。③衽金革—以戈兵甲冑為臥席，指武器不離身。④矯—真強，指真正之意。⑤塞—未達也，未達時之所守。

【語譯】

子路問孔子，怎麼樣的表現可以稱作「強」？孔子說：「你所問的是南方人的強呢？北方人的強呢？還是你自認為的強呢？能用寬宏容忍的道理去教誨人，能忍受無理的欺侮而不予報復，這是南方人的強，也是有才德有學識的人所認同的。隨身披戴甲冑、握著兵器坐臥在一起，到死沒有厭倦，這是北方人的強，那些好勇鬥狠的人皆是如此。但是君子與人和平相處，不會跟著流俗移轉，這才是真正的強啊！守著中庸的道理而不偏不倚，這才是真正的強啊！國家政治上軌道的時候，不會改變自己在貧困時的操守，這才是真正的強啊！國家無道的時候，到死也不改變平生的志節，這才是真正的『強』啊！」

（續下期）